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 
第四十回 白猿尋仙請道祖 襄王金殿接神仙

卻說白猿來至水簾洞，就有道童引至啐經堂，行至蒲團之下，雙膝跪下，口尊一聲「老祖在上，今日白猿弟子叩見。」王禪說道：「白猿你無事不來，今日前來見我，有何話說？」白猿滿眼淚道：「老祖在上，弟子無事不敢冒瀆。只因你高徒孫伯齡三哥，在臨淄惹下大禍，被困五雷大陣之中，性命就怕難保。弟子念在相交之情，特至寶山，懇切老祖大顯神通，下山破陣。不獨高徒沾恩，弟子亦是叨光不淺矣。」言罷叩頭不已。王禪聞言，心中惱恨。大怒道：「好孽障，人家度個徒弟，指望增光山門，傳點道法。我已救他兩次三番，不知費了幾多精神，他也不聽我的良言，定要逆天而行。教我度這孽障，他又不肯潛心道果，謹守天台山。今日貪戀紅塵，招災惹禍，貧道救他數次。目今他既已死，也是應該。我不理他，若是死了，看師徒之情，待我念幾卷經文，超度他了罷。」白猿道：「師父果然你不下山麼？」鬼谷子道：「我實不能救他。」白猿暗惱，立將起來，說道：「老祖你既不念師徒之情，我白猿乃是外人，更無關涉。可恨老毛遂無理，叫我跋涉一番。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王禪大喝道：「好撒野白猿，你往哪裡走。」白猿冷笑道：「師父，你既不下山，弟子回去。」鬼谷子道：「你方才為何說是惱恨老毛遂。」白猿道：「不瞞老祖說，弟子本不知道三哥遭難，有青石山閉陰洞金眼毛遂，差遣蒯文通來到雁愁澗，有書教弟子轉請老祖下山。祖師不肯下山，弟子回復毛遂，也就不管閒事。」王禪老祖說道：「我出家人，豈不念師徒之情，只因五雷陣利害，我一人下山，又不濟事。你如今去到白鶴山朝仙洞，就將掌教祖師請得下山，我出家人隨後也上臨淄。你若是請不來，與我出家人無乾。」

白猿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弟子即上白鶴山朝仙洞走走。」說畢，拜辭出洞，駕起金光，來至朝仙洞。只見洞門緊閉，白猿不敢擊戶，立在洞門口等待多時，才得兩扇門開。白鶴童子出來，白猿搶行幾步，口稱師兄。童兒一見，笑問：「猿仙到此何干？」白猿道：「掌教祖師可在在家麼？」童兒道：「現在蒲團打坐。」白猿滿臉陪笑道：「借助師兄通稟一聲，就說我白猿求見。」童兒道：「你且在此。」言罷回進洞來，至蒲團前到南極老祖處，白鶴童子雙膝跪下稟道：「而今有雁愁澗白猿在外求見。」老祖吩咐命他進來。白鶴童兒出洞招呼，白猿整頓衣冠，隨後跟白鶴童子來至坐前。雙膝跪倒，口尊「師祖在上，萬壽無疆，弟子白猿叩頭。」南極老祖道：「你不在洞中修煉奉母，來此見我有何事情？」白猿跪爬半步，叩頭已畢，道：「祖師爺在上，弟子無事不敢進謁。只為弟子結義的天台山天洞孫臏，目下在臨淄，有毛奔擺下五雷陣，孫臏已經進陣，不能得出。既遭此難，特來哀告祖師爺，大發慈悲超生。」南極老祖聽得此言，便問白猿：「孫伯齡在臨淄所為何故？」白猿就將孫臏因拐打毛奔惹禍，今困在五雷陣中，他本命星被壓，神魂又被五雷轟打，說了一遍。南極聞言大怒道：「可恨海潮聖人無理，仗勢行兇，前者易州炮轟百萬生靈，雖然乃是天宮劫數，但是出家人不可無慈悲之心。就是留戀紅塵，他在平巒會上，尊奉三教之言詞，准他忠孝兩全。為何海潮聖人霸道，忘了三教之言，差遣惡徒，擺了此陣，欺壓孫臏，情理難容。我若不親身下山，難以解救。」便問白猿道：「你可通知水簾洞王禪、王敖？」白猿道：「弟子已經求過鬼谷師父，不肯下山，轉差弟子來請祖師爺的法旨。」南極吩咐道：「你領我的拘仙牌去，到雲夢山水簾洞邀你的師叔下山，先到臨淄，待我出家人就到。」白猿叩頭，立將起來，接了拘仙牌，叩別掌教老祖，出了朝仙洞，縱起金光，飄飄而去。

正行之間，遠望西邊有座高山，祥雲瑞氣，籠罩峰巒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到此地，不知此處風景，只曉得在雁愁澗修真養性，卻不知西方路上，又長出這一座山。你看祥雲紫霧，定有真人在內，不知是何洞府？先來匆匆過去，我亦未曾留神。我如今何不進去看看，倘有能人在內，現成拘仙牌，就拘他下山，助得一臂之力，有何不可。」想罷，撥轉雲光，竟奔西方大道而來。說時遲，來時快，早到山前，落將下來，仰首細觀。只見五峰連接，高插雲霄，心中暗想：「此山從來未曾見過，少不得有個碑碣，只待查看便知。」猿仙繞山而行，待去尋碑碣。只聽得山下一聲怪叫，猶如打一個焦雷，振得樹木皆動。問道：「你這老猿從何而來？」白猿聞聽大驚：「有什麼人在此叫我？」四邊細看，只見山底下壓著一個怪物，不見身子，也不見腿，只露著一個頭出來。近觀不審，近看分明，白猿上前仔細看時，吃了一驚。原來卻是花果山的美猴王。

白猿即便說道：「孫大聖為何被壓在此。」美猴王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只因大鬧天宮，被佛法鎮壓在此。」白猿道：「不知大聖受難。大聖你有移山倒海之力，為何甘心受困？」美猴王道：「此叫做五行山，乃是如來佛祖變化而成，上有六千大字真言鎮壓，又有四位值日功曹監守，教我老孫怎麼出得來。」白猿道：「若是大聖出得來，這件事就好了。」美猴王道：「你有什麼事情，何不明言？」白猿道：「我有個結義的三哥，乃與大聖同姓。」猴王道：「莫非是孫臏麼？」白猿道：「正是這人。」猴王說：「他前日被黃伯陽困在陰魂陣中，聞得金眼毛遂下山，大鬧東海龍王，要出陰書，把他救出陣來。他如今又遭什麼難？」白猿聞聽，就把毛奔擺下五雷陣，孫臏被困在陣中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猴王笑道：「不是老孫誇口，怕什麼天兵百萬，要破他陣勢，又何難哉。」白猿道：「果然大聖去得，莫說一座五雷陣，就是十座、百座，不夠大聖一頓金箍棒打破了。」猴王道：「罷了，能說不能行，今日自己也顧不下來，還有何心思去救人家。只今我有一個好朋友，指引你去求他下山，要救孫臏就不難。」白猿問道：「此位仙長是誰，現今在那座洞府？」大聖道：「此人是位海外散仙之祖，名叫做東方朔，只因我看桃園，一時他來偷桃，卻被我拿住。我見他有些仙風道骨，不是尋常之人，因此我就在桃花源與他結拜為交。他的手段比毛遂更高強些，真個是偷天換地之本領，有個混名叫賽毛遂。此人住在度朔山遙遙洞自修自煉，不服玉帝的管轄，離此正南，尚有八百之路，就是他的洞府。你去請他，提我老孫，煩他下山救護，再無推卻之理。」

白猿聞言大喜，拜謝大聖，離了五行山，架起金光，望著正南而去。不一刻，已到了一座高山，陡絕雲霄，騰騰瑞氣，落將下來，站在山中更看，光景非凡。但見：

古柏蒼松高接天，奇峰怪石壘成巔。  
山明水秀自成趣，鳥語花香分外妍。  
嶺繞白云繞樹，山藏古洞洞藏仙。  
紅塵一點難飛到，正是人間別有天。

卻說白猿看罷，遂下高山。忽然山裡有兩個採藥童兒，嘻笑而來。連忙上前，口稱「道友，這是度朔山麼？」童兒答道：「正是度朔山。」白猿道：「有一位東方朔老祖，可在洞否？」童兒答道：「那位就是我家祖師，現在洞中，你問他何干？」白猿道：「既在洞中，有勞通報，你就說雁愁澗白猿，奉齊天大聖差遣，來此求見。」童兒聽說是大聖差來，不敢怠慢，口稱：「道長隨我來，我與你通報就是。」白猿隨著童兒，轉彎抹角，一齊來至洞口。一個陪著白猿言談，一個進內稟報。

東方朔聞聽，心中暗想：「我也聞得雁愁澗有一個白猿得道，未曾見面，只是大聖既壓在五行山下，差他到此，有何話說？」吩咐童子：「請他進來。」童兒領命，來至洞口，將白猿請進啐經堂。搶行幾步，連忙跪下，口稱「祖師爺在上，弟子白猿參見。」東方朔欠身離座，用手挽起，吩咐請坐。白猿躬身道：「弟子不敢僭坐。」東方朔聞言笑道：「我與你無管無轄，又同你令弟相好，自然該坐。」白猿心中疑惑，口稱「祖師，弟子並無兄弟，不知祖師同哪個相交？」東方朔道：「孫大聖不是你的令弟麼？」白猿答道：「不是，乃是相好朋友。」東方朔笑道：「既然不是兄弟，怎麼兩個一樣模樣？」白猿道：「休得取笑。」童兒將蒲團拿來放下，白猿告過坐，獻茶已畢。即將孫臏在五雷陣中遭困，後上至白鶴山朝仙洞請救，路過五行山遇見大聖的話，敘說一遍。東方朔道：「這猴兒你自己壓在五行山下，受了這大難，還要管人家閒事。我在山中無榮無辱，閒遊五嶽，悶立三洲，自在逍遙，不管紅塵之事。若是下山，惹動世情，自招煩惱。若閉門不管，又難卻孫大聖之情。」沉吟一會：「既是孫大聖請我去救廣文，且看結義的面上，說不得了，也要往臨淄走一走。」只得開言叫聲「猿仙，你如今往那裡去？」白猿道：「弟子奉掌教的拘仙牌，要

往雲夢山走一遭。」東方朔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且先去，我隨後就跟來。」

白猿即刻告辭，起身出了逍遙洞，一縱金光，騰空而起，早已到了雲夢山。落下雲頭，進洞參見王禪。就將拘仙牌雙手一舉。王禪一見，嚇得魂不附體。王禪說道：「既有祖師的牌來，應該早說，等我好出去迎接，怎麼你悄悄進來，這罪教誰擔了。」言罷，請過拘仙牌，轉身供在三清殿上，連忙跪下說道：「弟子失迎仙牌，自知有罪，今在仙牌前請罪。」說罷，連忙叩首。站將起來，心中大怒道：「白猿，你把掌教祖師這拘仙牌，怎麼得來？」白猿往上叩頭，就將南極掌教惱怒，下山要與海潮老祖見陣的話，訴說一遍。王禪道：「既有這等事，童兒快請師叔出來。」童兒領命，去不多時，就將二洞主王敖請到嚙經堂，鬼谷子就將孫臏的事說明。王敖道：「既是這孽障有難，又是掌教主意，怎敢不去。」白猿道：「掌教要下山，但求師伯師叔早動身。只怕一時掌教先到臨淄，反為不美。」王禪聞言，不敢怠慢，即吩咐童兒看守洞門，兄弟出了洞門，各上坐騎。白猿手捧拘仙牌，一齊駕起金光，瞬息千里，早到臨淄。三位仙長，在雲端落將下來，競至西門。軍校看見，一個騎虎，一個騎鹿，一個步行，尖嘴縮腮，十分惡相，都是道家打扮。眾軍正在那裡胡猜，有一個老軍士，即往城下一看，滿心歡喜的道：「你們兄弟切莫在此胡鬧，你不記得前日大破陰魂陣時，我都認得騎虎的正是南郡王的師父鬼谷子王禪，那個騎鹿的就是師叔王敖，那個尖嘴縮腮的正是猿仙了。我比你們多吃幾年飯，也還認得，快些去報。」眾人聞言，即忙飛報。總兵周達聞報，親自出城迎接。陪笑道：「有勞眾位仙駕。」同進朝來，至午門，有黃門官一見，即便啟奏襄王。襄王聞奏，率同文武百官，至午門迎接。

王禪兄弟慌忙下了腳力，即與襄王同行。至大殿，見過了禮，傳旨看坐。王禪說道：「不必遜坐，掌教祖師隨後就到，聖主快擇一段淨地，速速叫人搭蘆棚伺候要緊。」襄王立即傳旨：「就在文華殿中，揀一塊淨地方，高搭蘆棚，不得遲誤。」就有當值官遵旨，去不一時，忽見半空中有仙雲繚繞，紫霧盤旋。王禪道：「祖師來到了，快去迎接。」襄王聞聽，忙擺香案，率領文武，並三位仙家，一齊同下大殿。爐降名香，俱各跪下。只見半空中一朵密雲墜下來，鹿蹄沾地，白鶴童子飛來，隨後襄王叩頭說到：「早知法駕降臨，小王應當遠接。接待不週，伏乞恕罪。」南極仙一擺仙腕，扶住襄王道：「我出家人何德何能，敢受賢王全禮。請起請起。」眾人讓進蘆棚。

南極子就此下鹿，秉正坐下，襄王旁坐相陪。王敖、王禪兄弟二人跪下叩頭已畢，有白猿上前繳了拘仙牌，就將齊天大聖指引去請東方朔之事稟明。南極子大喜道：「若得此人前來，何愁此陣不破。」正說之間，就有黃門官來稟報，午門外來一位老道，要見南極子。南極子說道：「想必是東方朔到了。」就叫王禪、王敖兄弟二人，與白猿襄王領文武到午朝門外，接進蘆棚，與南極子分賓主禮坐下。南極子道：「為我出家人小徒，有勞仙駕，殊感不安。」東方朔道：「同是道友，理當效力。」

承值官獻茶已畢，南極就問：「孫臏進陣，現有幾日？」襄王答應：「今日准准四日。」南極問鬼谷子道：「不知他在陣中如何？賢徒你與出家人占算占算。」王禪聞言，忙伸仙腕指尋紋，已知其事。口尊「師祖，孫臏困在陣中，幸得杏黃旗護體，不致損身，惟毛奔拘壓本命星，時刻遭雷轟打，難保得七日，乞祖師爺聖裁。」南極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那位賢徒領出家人的拘仙牌，去把毛奔擊障拘來，叫他將陣撤去，放出孫臏。一則以免刀兵之苦，二則救軍校受無辜之累，實為兩全其美。」言還未了，就有二洞主金面王敖上前，口尊「祖師爺，弟子不才，願領拘仙牌，去到秦營走一遭。」南極吩咐道：「須要見機而行。」

王敖領了法旨，手捧拘仙牌，下了蘆棚，手提朱雀斧，竟奔西門。催開腳力，到了秦營，用手中斧一指道：「守營的小輩聽著，我乃雲夢山二洞主金面王敖是也。今奉雲鶴山朝仙洞拘仙牌到此，去叫五雷真人出來，隨我進城，聽祖師爺發落。」軍校聞聽，及時報上大帳。毛奔聞知，提杖上鹿，忙出營盤。王敖正在等候，只見營中來了一位道者，頭帶三叉冠，身穿五色衣，腰束黃條，方臉大耳，三縷長鬚，騎鹿舉杖，衝將出來。王敖催虎上前，高叫：「玄門道者收騎，快通名來。」毛奔聞得有人招呼，即忙收住梅花鹿，往前看來。只見對面有一道人，頭帶紫金冠，身穿八卦衣，騎著一隻猛虎，手執鋼斧，心中暗想：「來者相貌不凡，到要小心謹慎。」看罷拘杖陪笑，口尊「騎虎仙長，道號仙名，到此何干？」王敖道：「吾乃雲夢山王禪的兄弟，道號王敖，現在二洞修真。只因孫臏遭困，特來解救，你莫非就是擺下五雷陣困得孫臏的毛真人麼？」毛奔道：「正是。」王敖大喝道：「毛奔，你休得逞強，現在掌教祖師拘仙牌在此，還不快下騎來，跟我進城，聽候掌教示下。」毛奔人大驚，暗想：「我如今跟他去見掌教，料無好意，不如抗違南極，縱然就有大禍，還有海潮聖人做主，愁他怎的。」想定主意，用茶杖一指，大喝道：「我海潮聖人門徒，焉能服你的拘仙牌拘遣。」王敖性如烈火，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撒野毛奔，豈知本教乃是主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三三二十四洞神仙，神仙、地仙、散仙、海外群仙，哪一個不服拘遣。你倚勢傍著海潮聖人門徒，膽大包天，不服拘遣，你往那裡走。」就將拘仙牌收起，催開坐騎，提斧衝將上來。毛奔提起茶杖相迎，二人在陣前動手，就有掠陣旗牌看見，忙回蘆棚稟報南極。老祖聽了，心中大怒：「想這孽障不服呼喚，又敢與王敖動手，是真可惱。」吩咐王禪出去幫助，將孽障拿進城來，出家人自有道理。

王禪遵旨，下了蘆棚，騎鹿舉杖闖出城來。一見王敖與毛奔動手，火上加油。鬼谷子催開鹿，上前大喝：「毛奔你休得逞強，看我前來取你。」毛奔看見王禪衝將上來，心中著急，暗想道：「雙拳難敵四手，一個王敖已難招架了，今又添了幫手，若是戀戰，定然受虧。」想定主意，虛點一杖，旋回梅花鹿，直望秦營而來。王禪兄弟隨後追趕，王敖虎快，趕得嘴尾相連，一伸手只望來拿，毛奔回頭看見，王敖手已到身上，十分著急，慌忙把左手一放，就是一個掌心雷打將出來。王敖不曾提防準備，吃了一驚，即把頭一低，側身躲過，那虎倒退數步。毛奔催鹿如飛走了。王禪看見，哪裡忍耐得住，催開梅花鹿，大喝：「妖道，你往那裡走。」手舉茶杖打來。毛奔見杖已到了頂門，忙跳下梅花鹿，化了一道金光，無影無蹤。那鹿落荒而走。

王禪見毛奔借土遁而逃，無處追趕。收回坐騎，同著兄弟王敖，得勝回轉臨淄進城。上了蘆棚，來見南極老祖繳旨，稟知毛奔敗逃之事。南極老祖說道：「雖然不曾拿住毛奔，教他亦心驚膽戰。只是一件，那五雷陣實不知從哪裡破起，意欲進去見孫臏如何，看有什麼機會，可以解救才好。」白猿稟道：「弟子願跟隨祖師止走，看看光景。」南極說：「你卻去不得。」白猿道：「弟子頭上已有王母娘娘六個大字真言，即有神將，看見都要迴避，何以弟子去不得？」南極道：「你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這五雷陣內，此不得別的神將，利害無窮。就是出家人，也還要耽著十分干係，你不可強去。」白猿聽說，再不敢違。